



增餘雜錄三

增 5
48
3



平田氏記

僧 48 卷 3

贈餘雜錄卷之三

善齊撰

余十有三歲在京師之時林秀才饒惺窩師於精舍
 栢允正意玄東紹元侍側聞問如也信吉後祝髮余
 陪席末秀才呈倭賦於師前曰近有此作今日幸見
 臨請下雌黃願學焉師曰子先宜自讀秀才跪而讀
 之讀了師亦親把而觀曰奇哉文也姑俟筆力老硬
 焉語及經史子集天下古今之事既而備魚珍之膳
 酒醴之旨肴核之嘉可謂不世之會師有愉色徐語
 眾曰本朝稱延喜帝為聖又謂菅廟為聖廟君既
 聖臣又聖一个如時平豈容刁於其間哉管公之忠

繪餘錄卷三

直明敏不可言也延喜帝之聖吾未知也其言猶如在耳余謂成王猶幼周公攝政故有管蔡讒贊之吹若使成王長且聖周公奚復賦鴟鴞之詩知師之言之有源委矣吁師既沒世無豪傑英邁之士無議論文藻之生熟思往事如畫水水無痕似認雲雲無跡風花雪月盟杜寥々十人酬和九人無雙淚泫然燈下偶書

虎食犬則醉犬乃虎之酒也○虎不食小兒兒癡不懼虎故不得食并不食醉人必俟其醒始食非俟其醒俟其懼也○義興多虎成化間邵某設機於路虎

過中箭跡之不獲明白行山廟見土偶股間箭在焉令聞而毀其廟又總兵趙韓征廣西蠻見群虎飲溪中趙引弓射之中其魁帶箭去明白邏者于古廟中見神被箭集脇腹趙神之新其廟不若前令之毀為得云王百穀集美堂蘇贈金華書令限寸真下蘇韻○詩蔣復軒鑷白髮詩勸君休鑷髮毛斑髮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一齋信義堂空華集記戒壇所其畧云昔者日本置壇受戒者三曰筑之觀音便於西人也和之東大便於中州人也野之藥師便於東人也迨乎延曆戒壇之興

四牛
六牛
十牛

也藥師稍廢自爾東人受戒屬乎延曆其行路往來
辛十苦萬不可勝言是可惜哉○次韻贈諦觀中歸
京觀金澤藏王帳修文講武餘遣人來覓舊藏書牙
籤映日窺蚪蚪縹帙乘晴走蠹魚圯上一編看不足
鄰侯三萬欲何如照心古教君家有取在胸中歷五
車余謂信義堂猶觀金澤書今則亡真可痛惜○信
義堂撰伏見上皇御府所藏十牛圖后序其畧云周
信嘗竊考禪書古之宿德一期方便誘引初機作牧
牛以為圖有四牛者有六牛者有十牛者今見行世
者獨此十牛圖是也

雪舟

萬里漆桶子題福祿壽云在彼蒼則彌太山府君出
厚地則名福祿壽星趙宋聖明之時現形命畫工圖
其體矣吁偉哉以二十八言賦之云一星千百億分
身瓢樣頭長髮帶春壽命經脩杜羅是尚添福祿祝
塵塵
漆桶子屏風雪舟所畫跋云大元順宗至正中寶墨
堂主人夏士良云日本國有畫不知姓氏傳寫其國
風物山水設色甚多用金碧然殊方異域而能留意
繪事亦可尚至今僭僧多作墨觀音大士之像也余
謂大元之至正當本邦一二代後光嚴帝在位之時

及今延惠庚戌凡一百三十餘歲也本邦有楊公知
 實者号雪舟不知為何許人初掛名於洛之相國鹿
 苑精舍之籍以畫三昧為佛事矣二十年前駕南船
 扣大明國者三霜着眼於江山而得其意粉墨之妙
 悉究六法三品六要六長畫者之法其氣韻活動出
 於天成人莫測其巧者可謂神品之上上也大明之
 君臣瞻之絕倒遂受官命畫禮部之院壁姓名共雲
 霞飛翔矣入四明之天童而位于板首雖非祖師文
 字之二禪嘗其一藝而得玉妙則豈非本邦之先華
 乎哉雪舟當欲畫之時先斟半器之渌快吹尺八數

聲或唱倭歌或吟近詩箕坐盤礴而後吮筆和墨臨
 紙意氣揚揚如龍得水也惜哉殿夏士良之時而不
 編跡於畫評之中鼓歸掉結小茅於筑紫城乘興而
 遊戲諸州行履無帶有風塵表之質云或曰雪舟
 相州人也少遊京師自得畫家妙周文奇之悉傳其
 技猶欲窮其秘而遊大明人見其畫歎其精妙留滯
 數年傳諸家畫譜而飯朝夷洛競慕後將飯相陽五
 岳諸彦作文賦詩以惜別竹居惠鳳集多載其文如
 圭書記師雪舟臻其闢奧余謂世人以如圭與雪村
 為二人者非也如圭或稱鶴船鬼翁雪村即斯人也

如圭書記
 雪村

藁葬

藁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藁

後漢書馬援傳

○塚

知隴反音腫平曰墓封曰塚高曰墳

字彙

○獍

居慶切音敬食父獸孟康曰梟食母獍食父

同○罔

音訛說文譚也徐曰謂傳四方夷狄及鳥

獸之語又繫馴鳥誘外鳥而使之來名曰罔即今鳥

媒也

同上

紅塵

塵本無紅以其能染物故曰紅塵

祖庭事苑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鼓盆而歌曰堪嘆浮世事

有如花開卸妻死我必埋之我死妻必嫁我若先死

時一場大笑話田被他人耕馬被他人跨妻被他人

戀子被他人打以此痛傷心相看淚不下世人笑我

不悲傷我笑世人空斷腸世事若還哭得出我亦千

愁淚萬行

魏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三子也初封東阿王後改

封雍丘王死謚曰陳思王

文選註

○曹子建七步詩世

傳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一本云其向釜下燃豆

在釜中泣其下拙淺深必有以辯之者

說部引漫叟詩話

太康末陸機與弟陸雲俱入洛詣侍中王濟濟指羊

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萹葦未下鹽

豉時人稱為名對

晉書

○千里萹葦未下鹽豉世多

以淡者尊羹未用鹽明豈相調和非也蓋未字誤書
為末末下乃地名此二處產此二物耳其地今屬江
干說引同話錄

老杜詩身輕一鳥過文忠公梅聖俞初得一本而失
過字諸公續之曰一鳥疾一鳥去及得善本乃過字
乃知一字之工才力有短長也冷齋孟浩然詩有到
得重陽且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就字有擬補者
或作醉或作汎或作對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

揚升二事能似故併載

史記世家云楚莊王伐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

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左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
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誰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
乃執解揚而獻楚楚主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
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負楚約
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
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
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
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
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君曰為人臣毋
忘盡忠得死者楚王弟皆諫王赦之於是救解揚

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天正中平信長公出岐阜而
入京在相國禪寺。此之時源家康公使與平九八
郎家正守參州長篠城。武田勝賴帥數萬騎兵而圍
焉。不知其幾重也。日夜攻戰疾如風雨。銃砲之閃響
箭鏑之擣爆。劍戟之撞。秘湖海為之鼓躍。丘陵為之
搖震。家正堅守而不下。量所儲之糧。纔支二十日。家
正慮不能禦。謂士卒曰。兵疲糧匱。我將戰死矣。願欲
一假援兵於信長公。然若路之不通。何問誰可為此。
謀者鳥居強右衛門出。應命曰。我竊出城行告信長
公。何難之有。然母老在堂。又有鞠子之可憐。我死後

君必有養母及子。則死猶如生。家正感且泣曰。汝試
往告信長公。曰。弓矢鳥銃火藥俱不乏。用惟糧將盡。
命在邇日。我若有出城全生。豈遺汝母與子哉。我不
食言也。汝速去。強右衛門聞訖而出。是時信長公在
參州岡崎城。強右衛門促步而行。以實告信長公。公
感悟曰。汝脫重圍來。可謂勇士也。諾我將親往而救
之。強右衛門急歸。欲窺闖而入。長篠城勝賴士卒怪
而執之。到陣營。勝賴使逍遙軒弟信玄問其由。強右衛
門神色不變。告以事情。逍遙軒弟信玄曰。汝如屬我。摩
下則全生。且厚祿。豈不期後榮哉。強右衛門泣曰。敢

不惟命是聽。道遙軒曰：汝為我向城中告信長公，不違力戰，何以假援？共不若家正速乞降，全身遠害也。強右衛門給曰：我不獨行，請侶檢察之人。於是副勇士十輩偕行矣。既而強右衛門到城下，招人謂曰：欲告信長公事故，我早還城中，人喜而出，逐之。強右衛門遂負誓約曰：信長公經二三月，欲率萬騎來救之，堅守而勿降，我數刻之人，取不堪永訣之憂。言未訖，備來勇士執而縛之，歸于陣營，勝賴大怒，乃殺之。愚謂解揚、鮪、上卿、烏井，遭刑戮，幸與不幸，皆天也。至輕生重義，則其理一也。跡有偶似者，故列書于世。

事君者不可不省焉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與唐荆川、陶望齡同時。嘉靖隆慶間，入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蓋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况文長乎？○文長所著者，櫻桃館集、莊子內篇、註、參同契、註、黃帝素問、註、郭璞墓書、註、四書解、首楞嚴經解。○清涼寺云：是梁武臺城。蕭梁臺殿，一灰飛薺麥，清明雉兒肥，壞榜幾更金剝，字饑魂應爛。鐵城圍東來，鏡折龍潭水，北去蘆長燕，子磯千古興亡真。一夢隔江間，數莫鴉歸。○雪粉團，北斗垂天。

錦帳橫景陽催妾未鷄鳴燈昏鏡暗推無準糝粉過
眉與鼻平○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論書者云多
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此
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即莊
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
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金
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王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為
頑僧質錢充口腹矣况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
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石刻孔子像記何氏餘
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小影為

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近即氏七修稿亦云
吾夫子七十一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
表獨不繘鬚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
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
曰東門有人類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
不及禹三十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
形狀未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
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
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
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

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
希子卿則善相人有竝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
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瘡而略鬚兩人皆謚文公
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以上徐文

集

吳郡沉孟温著

釋奠議大略言斯道肇于堯舜行于禹湯文

武周公而折衷于孔子然則由堯舜而下皆合祀于
天子之學天子之學有五東曰東膠西曰瞽宗南曰
成均北曰上庠而其中曰辟雍蓋上庠者有虞氏之
學也居于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堯舜為先聖稷契

為先師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學也
居于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為先聖皋陶伯益為
先師而以建午之月行事瞽宗者殷人之學也居于
西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湯為先聖伊尹仲虺傅說為
先師而以建酉之月行事東膠者周人之學也居于
東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為先聖太公望召
公奭為先師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中象五行
之土而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
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為先師而以
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之賢者各從祀于

其學之兩廡自七十子而下以及後世大儒咸從祀于辟雍之兩廡然唯天子得以徧祀歷代之先聖先師而守令則唯祀孔子一聖顏子至朱子九師而已蓋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封內山川故唯天子得以徧祀天下之名賢而其餘皆不必祀祀之則為僭且濫矣近世金華宋濂作孔子廟堂議頗合禮意而惜乎猶有所未備也故推廣其說如此先生自謂好禮之士有能以此言請於朝未有不從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見其考古之學矣○諸葛孔明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乃女子未弁之冠燕京名雲書蜀

中名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藏匿也幗音憤古

對切今音○有人作鷓鴣詩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國非也

辛勤誰不知如今擡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內時○

趙与山口占鋸匠解木云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

看髮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以上虧他扯拽度時光蓬窓

錄日淡海國有磨針山相傳昔人登于茲磨斧作針焉故

名一日閱劉氏鴻書引錦綉萬花谷云昔李白讀書

於象宜山中未成棄去過小溪逢老媪方磨鐵杵問

之曰欲作鍼太白感其意還卒業媪自言姓武今溪

會余

傍有武氏巖

愚虛堂讚天台智者大師大虛無雲清鏡無痕如意
舉手花雨繽紛契南岳不傳之真見靈山未散之人
妙圓體極即相非真如意梵云阿那律秦言如意
古之爪枝也或骨角竹木刻作人手指爪柄長三尺
許脊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故名如意
余謂妙圓體極即相非真何哉三世諸佛惟嫌繫縛
執黏相貌非是知真又非相貌外別有箇真如花雨
續紛則利生接物之假相而又妙圓薰修之真用也
請他着眼吁後世漆衣之徒飽受檀施無少懺悔耽

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小大遂有三乘頓
漸以為教門後以正法眼藏付于迦葉傳授二十八
世至達磨屈於此土迨及于吾今以法室及所傳衣
用付於汝師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祖曰達磨初至
人未知信所以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
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余謂慧能和偈快活撥開
佛祖玉藏剗斫魔窟榛棘可謂僧傑矣

明廬利民一得錄云禪家至六祖猶吾道之有孔孟
是大段明白了信哉
韓文公以道為已任以文為已有蓋卓絕之才也浮

屠誣北面大顛何其妄哉潮州閑地蕭索邂逅于大顛道詰遣興此公之戲場竿木也浮屠枉矯筆之於書欲擠隨其網中難矣辯可以欺一世不可以欺五世理可以欺愚者不可以欺智人幸有佛骨疏原篇與孟簡書穿兩身具隻眼則知焉余生于千載之下不能不憤故塗墨

婦人女子之才識于漢于倭竹帛之所志不知其幾也聊記一二于左方○班昭惠姬班彪之女班固之妹曹世叔之妻也班固著漢書未竟死獄和帝詔昭踵而成之○女論語十二章曹大家撰女誡七章

班昭字惠博
班固卒
班昭踵
成漢書
表志号
大家

漢曹昭撰○女孝經十八章唐朝散郎陳邈妻鄭氏撰有上表云妾聞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為主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神至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禮標羔雁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不撫躬三復歎息久之欲緬想餘芳遺蹤可躅妾姪女特蒙天恩策為永王妃以少閨闈未閑詩禮至于經誥觸事面墻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為婦之

道申以執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詞總
一十八章各為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自皇后下及庶
人不亾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尊因以曹
大家為主雖不足藏諸岩石亦可以少補閨庭輒不
揆量敢茲聞達輕觸屏扆伏待罪戾妾鄭氏誠惶誠
恐死罪死罪謹言○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子父
鄭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庭中指
井梧示之曰庭除一枯梧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
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
孀居常泉鎮蜀召令侍酒賦詩曰入樂籍濤暮年屏

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詩五百首摘簡○元微之聞
薛濤名曰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
贊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
而黯黯入文圃以休休微之驚服賈氏說林○明孟淑卿
蘇人訓導澄之女自號荆居士春婦詩云落盡海棠
水拍堤青青草色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
愁只管啼楊妃菊云霓裳舞罷小腰肢低首臨風幾
許思莫恠姿容太妖冶半緣卯酒半燕支○明朱桂
英海昌女子號養誠道人詠白髮云白髮新添數百
莖幾番拔盡白還生不如不拔由他白那得工夫與

白争○揚升菴婦有才情揚久成漢中婦寄一律鴈
 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
 六詔風烟君斷腸日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
 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金陵月葉
 齊錦雲俱善鼓琴又能詩○嘉靖中蕭鳳質有詞才
 詩人王肩閏秀多載女詩今不贅○衣通即姬者允恭天皇之妃也
 容姿絕妙無比其艷色徹衣而冕之故名不得近宮
 中別構殿舍於藤原而居此畏皇后之妬也天皇幸
 藤原宮後又幸藤原宮密察衣通姬之消息是夕衣
 通姬戀天皇而獨居不知天皇之臨而歌曰和餓勢

故餓勾倍枳豫臂奈利佐嗟餓泥能區茂能於虛奈
 比虛豫比辭流辭毛尊衣通姬為玉津島神玩倭歌
 之人崇奉三神所謂住吉神玉津島神柿本人丸是
 也紀貫之云小野小町歌者衣通姬之流也○紫式
 部者萬壽帝後一條院之母上東門院之侍女而閨閣之
 才人也嘗撰源氏物語以假為真之寓言筆端鼓舞
 之妙我國字粧撰之最好者也兼通佛理世傳帝雪
 後望山式部侍玉宸帝謂曰香爐峰雪如何式部徐
 起而前捲御簾帝有愉色此嘉記香爐峰雪撥簾看
 之句而忽悟其意也○大貳三位者紫式部之母而

萬壽帝之乳母也善詠倭歌且撰狹衣○和泉式部
又上東門院之侍女也稱為倭歌之善鳴○平相國
清盛嘗有數娘或巧剪綠花座上奪化工或善鼓瑟
琴一娘嫁藤博陸基通眉如翠羽面如丹莖肌如白
雪慧悟秀敏每先人意又善倭歌父愛憐之戲呼衣
通姬時內園偶有歌會帝命召基通有一摺紳密告
知五品歌題基通語夫人曰我今欲速朝于帝不遑
吟哦若歌不成違風雅之盟取一座之忸怩願夫人
為我作歌乎否夫人頷而笑筆不停滯立作五首蓋
博陸換衣整冠之頃也博陸不勝喜躍拜而受之可

謂刻燭叩銅之才也奇哉後世官家之幸不視如此
之亦况女子乎其歌曰春日山神祇春日山加須
咩留曾良泥千早振神能比可利波能止計可利計
利鷲山釋教鷲能山於呂須阿羅志能伊可奈
禮波雲毛能古良須氏良須月影是心是佛玉文
未止比鬪鬪佛能道於茂登牟禮波和餓古古路
泥曾太津祢伊利奴流旅立空秋無常區瑳牟
羅爾於區白露爾身於與世氏吹秋風於伎久曾加
奈志伎戀昔舊迹阿留志奈岐也登農農伎波
泥仁於婦羅咩伊止止昔能花曾古比志伎

宋陸游老學菴筆記云今人書某爲山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審注云鄧山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山地本又作某浮屠說云按諸經目錄等法華翻譯年代畧有六時一者佛滅後一千二百三十年前魏甘露元乙亥即吳五鳳二年也七月七日外國支彊梁接言正無畏於交州城沙門道馨筆受譯成六卷名法華三昧經者是也二者一千二百四十年西晉太始元乙酉月支國沙門曇摩羅蜜晉言法護姓支氏暨遊西域解

三十六國語及書從天竺國賈持梵本來譯成六卷名薩芸芬陀梨法華經者是也三者護更至太康七年丙午廣譯成十卷名正法華經者是也永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於洛陽寫之竟四者一千二百八十四年東晉咸康元乙未年沙門支道林譯成六卷名方等法華經者是也五者一千三百五十二年即姚秦弘始七甲辰天竺沙門鳩摩羅什秦云童壽於長安逍遙園譯成七卷或八卷名妙法華經者是也什與護相去將一百餘年六者一千五百五十年即隋仁壽元辛酉沙門笈多崛多於真善寺

譯成七卷名添品法華經者是也經序云考驗護什
二譯定非一本護似多羅葉什似龜茲之文而護所
闕者普門品偈什所闕者藥草喻品之半富樓那及
法師等二品之初提婆達多品普門品偈也什又移
囑累在藥王之前二本陀羅尼並置普門之後其間
異同言不能極普曜寺沙門上行所請遂共三藏崛
多及多二法師於大興善寺重勘天竺多羅葉本富
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勘本猶闕藥草喻品更益
其半提婆達多通入寶塔品陀羅尼神力之後囑累
還結其終千萬億偈妙義難盡重勘之時略用三例

一者移品如神力囑累等二者添文如藥草半普門
偈等三者改言如二品咒等自餘諸文全依什本並
無所改就六譯中三存三沒於三存中妙本取長普
賢夢授句逗無文義謬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年十
八始依投僧賢法師為資二十二博通經論至二十
四遊歷各邦處々講說什所譯經叡皆參正什歎曰
吾傳譯經論與子相值真無所恨即命講法華二十
八品開為九轍一者昏聖相扣轍序品是也二者涉
教歸真轍為上根是三者興類潛彰轍為中根人是
四者迷窮通昔轍四大弟子領解是也五者彰目進

總成六譯三
存三沒所謂
三存正法華
經妙法華經
添品法華經
是也三沒法
華三昧經薩
芸芬陀梨法
華經方華法
華經是也
羅什上足八
人道生僧肇
道融僧叡道
恒僧影慧觀
慧藏

妙樂大師
有四上足
道遠道遲
智度行滿
是也

名疏記註止觀為十卷名弘決或云輔行記是為未
書總謂之天台六十卷章安是結集之匠而荆谿乃
記述之英也智顛云天台大師或云智者大師湛然
云妙樂大師或云荆溪大師以其居荆谿也弘決多
引用儒書莊老諸家之說具平親王就而註之名外
勘抄
薰藉之難掩俗談之所傳野史之所記未可臆斷其
無也平德子後號建禮門院者平清盛之女而宗盛之妹也
宗盛時時竊私通德子德子自匿有身至為高倉之
妃而生太子號安德天皇以予觀之高倉之於安德猶如

江州佐
佐木舊
作鶴鶴
後改作
佐佐木

子楚在襄王之於子政始皇宗盛又似呂不韋且宗盛之私通德
子也宗盛似齊侯德子似齊子文姜吁此等之人傷豈敗
倫鳥之獸之行而天地不能容之大奸也微顯闡幽
此春秋之法聖人之意也姑書以俟來詰之刪否
有一非角謂余曰佐佐木三郎盛綱騎賴朝所賜之
馬因海父之教導渡藤戶平氏軍將曳兵而走賴朝
嘉其出乎群飛羽檄感以馬渡海且賜備前兒嶋盛
綱旌其忠烈雖然盛綱却殺海父蓋恐復告知他也
何殘忍之甚哉余曰此非以小仁害大義之為矣良
有以也彼欲建殊絕之功故不顧瑣細之事吁大象

不遊兇徑燕雀安知鴻鵠如盛網者鐵做心腸石做
心腸可謂一男兒也

一書生問余曰世傳定朝刻木為兩後猊寄附于金
峰山藏王權現社或時後猊互相瞰鬪墮壇上定朝
七世之裔法橋院賢刻栢為小鬼形寄附于芥谷地
藏堂小鬼昏夜則去及曉則來舉體濡露又近隣女
子懷孕必產鬼子寺僧怪而以金鎖繫小鬼後小鬼
不濡露女子又不產鬼子吾甚疑焉不知果然乎否
余答曰或然九技之絕妙而自有活機者多矣張僧
繇畫龍點睛便飛去李思訓畫魚入水便游泳進士

趙顏於畫工處得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欲得如此
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真真呼其名百日不歇必
應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則活顏如其言果下障
言笑飲食如常踰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余有神
劍斬之是夕真真泣曰妾南嶽地仙君見疑不可更
住携其子上軟障嘔出前酒觀其障唯添一子皆是
畫焉近世逞歲豐巨秀賴重營洛東大佛殿伏屋飛
驪守稟令而監之六波羅蜜寺側有地藏石像苔鏽
剝敗不知幾年也飛驒守素嗜舊物故使人取來而
寘庭松下隔四五日地藏託稚女稚女發狂疾踊躍

奔馳呼號奮怒終告衆曰我是地藏也何使我至于此地哉若不還遣本所我使合家速死飛驒守惶怖乃還遣本所新構小菴安置崇奉時余在輦下飛驒守以實告余余又親見其像長三尺許家極巧緻非後世石匠之所能雕也是又技之精熟而有神機者耶抑亦木客石妖之屬也具眼者謂之魁怪而拋擲焉暗昧者謂之佛現而崇敬焉豈有真佛而戀々於今世猶不忍捨欲託稚女還本所乎二程全書載程明道守官京兆南山有石佛放光於頂上遠近聚觀男女族集為政者畏其神而莫敢止子使戒其徒曰

我有官守不能往也當取其首來觀之耳自是光遂滅人不復疑是與花月妖女不得見於狄梁公可併按焉人能使一心真確百魔千魔豈得眩惑哉只當思之如何而已
日本紀神代抄記本朝五岳金剛寶山和如意寶山州愛宕山城比睿山州高千穗峰日向余謂中華五嶽蓋上古帝王就其方位隨其廣狹量其遠近封之以為邦土之鎮標故歷代不革易國朝五嶽未聞肇于何帝代之封其四嶽乃在城和江近隣之地高千穗峰獨在日向遐陬之境顧地軸方位當不如此也

後世陋儒庸輩非所敢臆裁矣。梶本人麻呂生卒未記其詳。愚按人麻呂石見國人也。天平元年至其將死發和歌曰石見乃耶高角山乃古乃麻與利宇岐與乃月於美波氏都流加奈鴨長明說人丸墓在和州泊瀨傍蓋曰俗呼其地為歌墓也。紀貫之古今序云先師梶本大夫者高振神妙之思獨步古今之間續本朝文粹載藤原敦光作梶本朝臣人丸畫像贊曰大夫姓梶下名人麻呂蓋出世之謂人也。仕持統文武之聖朝遇新田高市之皇子吉野山之春風從仙駕而獻壽明石浦之秋霧

思扁舟而綴詞誠是六義之秀逸萬代之美談者歟。方今為重幽玄之古篇聊傳後素之新樣因有所感乃作讀焉其辭云和歌之仙稟性于天其才卓爾其鋒森然三十一字詞華露鮮四百餘歲來葉風傳斯道宗匠我朝先賢涅而不緇鑽之彌堅鳳毛少彙麟角猶傳既謂獨步誰敢比肩梶下姓也世云生于梶樹下非也。

鴨長明髡而遁世改名蓮胤嘗謂以手為奴以脚為駕疲則憩健則運不欲勞它吓方外猶有此操履所謂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卷為已有顏躅戰

國之人也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此可證長明之言

勸修寺良門十三代孫葉室時長平家物語作者之

隨一也出公卿補任林氏老人云時長所作者疑是四十

八卷源平盛衰記也平家物語者信濃前司行長所

作以授教生佛也又俗間有平家勘文一策載六人

作者舛誤之多不足信用矣

四條院延應元年己亥光明峯寺藤相國道家創東

福寺後深草院建長七年乙卯東福寺成聖一和尚

圓爾開堂住持花園院正和始賜謚國師本朝國

師之號始于爾矣

時宗之祖一遍上人伊豫國人河野七郎通廣之次

男也伏見院正應二年己丑化于攝津州武庫壽八

十六

本朝曹洞宗之祖道元姓源氏京兆人紳纓之胤也

始謁建仁明菴後入宋見天童如淨禪師淨付以曹

洞宗旨歸來闢法于城南深州平時賴招以名蓋不

就如越州構精舍而居名曰永平寺建長五年八月

廿八日化壽五十四

源蒲仲奕葉武畧豪俠冠世嘗聽院賢唱導即座祝

道元

髮拜為戒師從官數十人登時剃落院賢姓平氏與
州人也事慈慧延曆寺第二十六座主號西方院僧
正

橘嘉智子贈太政大臣正一位清友之女而嵯峨之
皇后仁明之母也嵯峨禪位於淳和尊皇后為皇太
后仁明受禪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后篤信佛理建
仁仁祠名檀林寺遣比丘尼持律者入住寺家仁明
助其功德施捨五百戶封以充供養后亦與弟右大
臣氏公議開學舍名學宦院勸諸子弟誦習經書朝
夕濟濟時人以此比漢鄧皇后后嘗多造寶幡及綉

袈裟後遣慧夢泛海入唐以綉袈裟奉施定聖者僧
伽和上康僧等以寶幡及鏡奩之具施入五臺山寺
仁明不豫后剃髮為尼求真救也仁明崩後相尋而
后亦崩時年六十五詳見文德實錄世傳橘嘉智子嘗詠
歌云茂呂古志乃山乃那奈太爾多豆雲波古古爾
多玖火乃烟奈利計里慧夢渡唐以此歌語塩宮齊
安國師國師聽焉許可曰此能適我禪所謂隔山見
燈早知是火之意也世謂后為檀林皇后檀林寺之
舊址今天龍寺是也

虎關元亨釋書記慧日山辨圓字圓爾云菅諫議為

長世業傳才為時儒宗嘗曰三教之於震且也隨時
陟降此土儒學不及釋之遠矣是措神之賦也常奮
之聞爾之粹於釋門頗志抗衡大相國聽營之言欲
見其能為異日與爾道詰莊嚴藏院諫議來謁大相
國為地也寒溫已大相國曰管公本朝太儒常御釋
歷儒今兩雄相遇輸贏可占耳爾曰承聞管公從事
儒術是不諫議色莊而曰然爾曰我法之中佛佛授
手祖祖相傳不日師授為虛設焉以故某自世尊五
十五世達磨以來二十七葉強弩之窮矢雖不穿魯
縞猶以系受彌釋子以釋例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

孔子幾世乎諫議指口而退謂人曰我欲與爾師角
道義彼以世系為言也而我已陷重圍中耳余謂
此事恐是虎關附會牽合之說也非公論矣欲張評
綱隨來詰也難哉若又云強有此事則為長蓋言乎
不知而不言是愚也可言而不言是啞也且為長既
營丞相之的裔而何愧前烈乎泉下哉蓋以今察古
大相國藤道家為天福帝外祖其子良實時秉鈞軸
道家師圓爾而受禪門大戒兼秘密灌頂良實又諮
詢宗教權威在彼歸向在彼下且縱使為長贏圓爾
道家良實之慍為長豈脫托足無門之苦哉夫吾儒

之教如天地之大如日月之明三皇五帝三王周公
 孔子曾子顏子子思孟子及濂洛關陝群賢輩出代
 不乏人其間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雖隔百
 世能讀其書能識其人神會心得則夫何差之有譬
 如擊石而得火掘地而得水不石無火不地無水奚
 翅耳提面告而已哉縛黏直授者異端之常癩也可
 矣若聊据他云世系慧能之檀經雖列七佛二十八
 祖而又付法藏回緣經後魏世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譯云復有比丘
 名曰師子於罽賓國大作佛事時彼國王名彌羅掘
 邪見熾盛心無敬信於罽賓國毀壞塔寺殺害眾僧

即以利劍用斬師子頭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
 人於是便絕補注從義第十一云付法藏傳開元目錄
 云付法藏因緣傳或無因緣字亦付法藏經六卷或
 四卷元魏時吉迦夜共曇曜譯今家承用二十三祖
 豈有誤哉若立二十八祖者未見所出翻譯也近來
 更有刻石鑲板圖狀七佛二十八祖各以一偈傳授
 相付嗚呼假託何其甚歟識者有方宜葺斯弊使無
 量人咸遵正教豈非好事耶佛祖統紀第二十二云
 法師子昉吳興人賜號普照早依淨覺嵩明教據禪
 經作定祖圖以付法藏存為可焚師作祖說以救之

增錄金卷二

又嵩知禪經有不通軌云傳寫有誤師復作止訛以
 折之其畧有曰契嵩立二十八祖妄據禪經焚惑天
 下付法藏為謬書此由唐智炬作寶林傳曰禪經
 有九人其第八名達摩多羅第九名般若密多羅故
 智炬見達摩兩字語音相近遂改為達磨而增菩提
 二字移居於般若多羅之後又取他處二十名婆舍斯
 多不如密多以繼二十四人摠之為二十八祖炬妄
 陳於前嵩繆附於後瀆亂正教瑕玷正法余嘗面折
 之而嵩莫知愧又據僧祐三藏記傳律祖承五十三
 人寂後名定磨多羅而智炬取為梁朝達磨殊不知

僧祐所記乃載小乘弘律之人炬嵩既尊禪為太乘
 何得反用小乘律人為之祖耶况禪經且無二十八
 祖之名三藏記並明聲聞小乘禪耳炬嵩既無教眼
 纔見禪字認為己宗緣是觀之世尊所得之法世系
 授受至師子比丘即便斷滅然則圓爾之所稟乎無
 準又虛設耳書以為管諫議辨其誣云
 衛夫人名鏐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鉅妻王逸少之
 師也
 李途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
 之變

郭景純江賦

出文選

瓊結腹蟹水母目

南越志曰瓊

結長寸餘大

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

會獸知母而不知父

禮儀

諸侯之子，繡公子，公子之子。

繡公孫

同上

說郭載唐陳鴻長恨歌傳白樂天長恨歌其尾云揚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墳起太真二小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真得復見即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咒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將符僅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懷

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真妃面貌也上喜甚道士咲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咒吸烟呵像上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遙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葳蕤鎖鎖之于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

何在上亦淚下，言馬鬼之變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釋與上曲盡，網繆勝于平日，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啓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太真所以尸解，今見為其洞仙，甚悉。多所祕，道士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于李夫人，是邪非邪，遠矣。此說又與長恨歌異，存之備考。玄虛子志。

大相國藤賴通創建宇治平等院，有所思而未設門，時江匡房隨四條大納言公任而訪相國，相國謂公任曰：汝經營平等院，然未建門，河水在東，山巖在南，

西則堂背也，北雖地廣，我忌憚方位，不知寺門之向，北在何地乎？偶未知也。公任曰：我復未知也。匡房在側告曰：寺門之向北，所謂國朝洛東六波羅密寺震且西明寺西域那爛陀寺周圍四十八里九寺一門也。相國聽而大喜，乃建門于北，呼匡房是時年盈弱冠，強記如斯，宜哉。卒業終成鉅儒焉。本國貢來，延曆十五年法華八講會，始于石淵寺，勤操每歲不缺，故諸寺名石淵，八講相勸，修焉十講三十講，相次而出，昔者勤操欲為榮好，毋修其冥福，與同志七人設四日二座，法筵分法華八卷各講一卷云。

推古十年十月百濟觀勒來獻曆本及天文地理方術之書蓋三論宗之法匠也三十二年四月有沙門執斧歐殺祖父者朝廷初置僧正檢校僧尼勒當遴選為僧正是本朝僧正之第一也高麗慧灌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論之旨推古三十三年本國貢來勅住元興寺其夏天下大旱詔灌祈雨灌講三論大雨便下上大悅擢為僧正是本朝僧正之第二也此時新弘三論宗勒嚮未講三論故以灌為本朝三論宗之鼻祖矣天平十七年以行基為大僧正此任始于基俗姓高志氏和泉國人也詳見續日本紀元

亨釋書貞觀七年以壹演任權僧正是權任之始也天元四年七月以睿山良源為大僧正是本朝台宗大僧正之始也仁壽中真濟為僧正濟抗表讓先師空海此時海未有追贈帝義濟贈海以僧正濟便受勅寬和二年遍照寺寬朝為大僧正是本朝密宗大僧正之始也朝事出元亨釋書浮屠氏說天竺祇園精舍四十九院之東北有療病院世尊手親列梅檀木藥師像而安置焉蓋濟叔末濁惡之眾生也及彼院廢圯其像東飛去本朝一條院長德三年曰幡國貢留津人棹小舟泛海魚捕

舉綱不得魚唯得藥師像驚異奉事為所謂療病院之像是也經七寒暑之後長保五年四月七日此像從日幡國飛來于國司橘行平洛陽其宅此時行平在洛陽感嗟不措遂毀其宅捨官租經營佛宇而崇奉焉今日幡堂是也緣其像從日幡國飛來而各堂也行平乃以其子光朝律師為寺務承安元年高倉院賜平等寺號及宸翰之額以揭之稱為無變之靈佛矣余昔在京之時一日有客來曰因幡堂藥師開厨戶希世之事也子何不往觀余雖未奉佛乃往而觀焉貴賤差肩雲集佛像立棋盤上其長五尺童子

沂州有晉王羲之曝書堂前有淨筆池

許左手結印右手持寶瓶面貌端麗想非他佛匠之所能造也偶記于臆故走筆
釋鑑真姓淳于氏揚州江陽縣人齊辯士髡之裔也膺孝謙帝天平勝寶六年來于本邦表獻佛舍利晉王右軍真行書一卷余謂羲之真蹟世所常無蘭亭帖蓋有數本蕭翼一得真贋初定鑑真所携來真耶贋耶未可知也若真則同優曇鉢華時一現耳練江閱景賢快書云王羲之字逸少善隸篆行草飛白然隸草尤為今昔之冠羲之遊天台得筆法於白雲先生還至會稽夕上洞庭題柱為一飛字有爪之形

後人目之遂稱為龍爪書暮年乃作筆陣圖筆勢論用筆賦草書勢等垂世又嘗書樂毅論與子獻之學後題云賜官奴即獻之小字

大明皇帝建國定都以建康府為應天府號稱京都永樂中於北平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為京師遂以應天府為南京

太宰府者蕃客往友之地也鎮守府者遠夷交接之境也續本朝文粹

觀僧作小字宗派圖蠅頭細字集為圖瓜瓞綿綿走線朱虎踞龍蟠諸老宿半牕斜日黑虬蟬寒泉

洗眼看新圖字線岐分黑間朱妙似他方搏素葉巧

如九曲度虬蟬雪峯慧空外集

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曰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

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

有書而韓愈贈盧仝詩曰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常

編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果何等書也

空同子云或問電雷空同子曰吁胡叩淵于淺人雖

然竊聞之矣是陰陽搏擊之為也曰有鬼神形者何

也曰氣動之也氣散則散凡神恠隨氣之妖祥亦有

人物形者皆變也星之妖為攙搶天狗彗孛等亦氣

北郡李夢陽著

之生散唐一行北斗化七豕是也○或問舜入井以
 孔出空同子曰既入井顧安所得孔哉即有孔象獨
 不之知邪曰若是舜胡由出曰神為之也漢高大風
 破圍光武六月之冰宋康王泥馬渡河古來真天子
 怪異多矣況舜哉此等不可知亦不可窮○雙生以
 後為兄者昧化理者也凡產必前動謂之回轉無碍
 則首始下首下則生矣即以受氣先後疑則回轉時
 先氣者先出矣斯造化至妙之幾所以全母子者也
 予亦雙生子先生者體大差長亦獨先齒
 陸羽著書甚多君臣契三十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

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
 刺史記一卷占夢三卷
 宋方勺泊宅編云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
 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
 首
 楊伯盟贈日本刀歌王百楊郎手持一匣霜贈我拂
 拭生寒芒鉛刀紛紛空滿目君與此鏑皆魚腸南金
 換却東夷鐵上帶倭奴髑髏血未嘗消又未平皎
 若蓮華浸秋月燈前細看鷓鴣鋒入手還疑蛟與龍
 閉外湖深恐飛去朱繩夜縛青芙蓉苔花爛斑土花

紫白虹沉沉臥寒水歸家不惜十年磨他日還能報
知己李賀詩月餘錄卷三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

翻車今人謂龍骨車也魏畧曰馬鈞作翻車又漢靈

帝使畢嵐作翻車

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

渝六心三十首白樂天後樂詩二十八首言地師者百

管丞相詩云都府樓唯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渤

海客讀此詩云與樂天遺愛寺鐘欹枕聽香爐峯雪

撥簾看句體頗相似丞相聞而甚喜

老杜詩落花遊絲白日靜紀友則歌久堅能比加利

能止計岐春能日爾志亘古古呂奈玫瑰花能知留良

牟與杜詩意相似可謂動中有靜也

嚴維詩花塢夕陽遲家隆歌希佐與利波龍田能櫻

色曾古幾夕日也花能志久禮奈留良牟與嚴維詩

意相似

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喫生菜師見云大似一頭驢普

化便作驢鳴師云這賊普化云賊賊便出去

出臨濟義玄語

普化之驢鳴擺脫常流伎倆不涉葛藤禪滿

腹活爽如絕塵之神駒焉胡能羈其足哉可恠可笑

亦不可棄

西蜀楊慎^カ枕林^カ伐山云十二屬^カ子鼠丑牛十二屬^カ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為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為也日中有金鷄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猪形餘可推而知矣○飛霜殿 范元實詩話白樂天長恨歌工矣而用事猶有誤峩眉山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峩眉山也當改云劔門山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為

飛霜則盡善矣按鄭嶠津陽門詩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峰頭王母祠則長生殿乃在驪山之上夜半亦非上山時也又云飛霜殿前月悄悄迎風亭下風颼颼據此元實之所評信矣

世傳曹洞派下之僧玄翁過下毛野國奈須野見殺生石一喝而石裂為二片鬼魅從石中出去昔者餘杭法欽禪師坐徑塢石屏之下有一白衣自言巾子山人我聞師道行高邁來師曰汝有何術山人舉指頭對曰我誦俱胝觀音咒其功無比師曰吾坐後之石屏汝能咒令破否曰可也遂叱之石屏裂為二片

謂之喝石巖此與玄翁事相類

夏日晚餐後散步林臯四望豁如拈掌而歌曰鵬之
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鳳
凰翔于千仞今覽德輝而下之我有一寸鈞欲釣千
丈流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再歌三歌遂作數疊
嗟乎此數句自覺自樂自大之氣魄千載之下猶未
消燦可歎慕焉他世上人昧道憤學汨沒勢利終於
髮宣悲夫

陳簡齋墨梅五絕朱文公語錄云座間且說簡齋墨
梅詩何者取勝或以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

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為對文公
曰不如粲粲泣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
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陸機京洛多風塵素衣
化為緇謝玄暉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簡齋之語
蓋本於此焉以吾觀之文公不翅要句之好要其意
之可為鑒戒耳夫人之處世也舊雖廉潔之士一入
豪富奢華之家獲名奔利走之客則不失其素行者
幾希矣譬如初見玉妃於江南的皜芳潔之標甚可
憐愛京洛相逢之今風塵之汚染素衣縞袂之化緇
不可復見也玉妃謂梅梅花多故云萬玉妃僕年來

或作病
見昏花

惟喜吟病眼昏花已數年只應梅葉故依燹誰教也
作陳玄面眼亂初逢未敢憐之最巧或寫便面或書
屏壁試問具隻眼之人作麼生會

蘇東坡妙高臺詩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長生謂
仙之軀壽堅久長不死謂佛之不生不滅以子瞻之
才之美陷溺釋窟欽重佛印如此何其異耶固宜云
高明惑異端之膏肓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古語云太匠不示人以璞蓋恐
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
史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

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故也僕謂
魯直蓋取乎他以為已潤筆此所以魯直之為魯直
也邪若佗人恐有知所其用意者解矣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信哉

列子云秦穆公欲求馬伯樂薦九方臯穆公使之行
三月而反曰得之矣在沙丘問之曰牝而黃使人往
而取之牡而驪公不樂召伯樂謂之曰求馬者物色
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知也伯樂喟然曰臯之所
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僕觀伯樂之斯言奚翅
馬而已哉至於用人亦然但莫執形貌之壯雄要須

察中心之實否張子房此一世之傑而其貌似婦人
 今夫駟大馬之躍佩長劍之鉅怒目攘臂蠢夫媚于
 他曰于城之具舍公其誰歟吁孫子邪吳子邪穰苴
 邪吾未知也戴冠拖紳持笏威儀巍巍自矜自高蠢
 夫媚于側曰廟堂之器舍公其誰歟吁伊尹邪皋陶
 邪吾未知也蓋知人最為難張子厚云人誠知之為
 難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
 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夫子曰吾以言
 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一日友人偶寄管丞相畫軸來請贊披而觀之幅巾

舊枯回
 切孟器
 又鉢也
 相傳入
 唐天初
 之像自
 安樂寺
 資始

野服腰間著益衣囊挿梅花一枝全如伊蒲塞桑門
 之徒而似非衣冠搢紳之人世傳丞相神交佛鑑傳
 伽梨於徑塢畫以為圖此茫昧不根之說浮屠之題
 詠以虛為實余甚疑甚訝焉丞相宿侍旒宸秉鈞衡
 禪皇化國朝儒宗也昔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
 此韓熙載也退之肥而寡髯遂謬以熙載為退之若
 差毫髮即便非真故不措一辭卷而還之莫嗔莫恨

贈蘇雜錄卷之三

金與余...

